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 卷之十二 禪伯變闍奴

於眾妙得元，則能心在腔裡替以兩端求竭，寧解齒為骨餘。龜喪十朋，所以益神明之壽，譬虎無乙字，何須還牝牡之天。眾謂化醇何以言之，即誦侯書曰：

君往歲陸辭，曾以粵中滅火真人，薦楚軍治妖。上命粵制使石公，召真人來楚。石公屢奏真人玉音遐心者，於今年矣。茲有峨嵋異僧號剛上人，赴粵行省，自陳得道在滅火真人之前，願將袈裟半領，裹南伐之旄頭，替錫杖一肩，擔左旋之斗柄。來我楚營，戴斯苗事。石公奏請於朝，由粵星馳而至。吾念滅火真人，與君證夙因。閩內外之徒，靡不搔首延佇，謂宜翻來，贊師乾而洗妖穢者，既不可得，乃思其次。剛上人之智力，吾誠不能蠡測而管窺之。然白足請纓，其必有道，君盍與幕下士集謀以報？再副參謀明化醇為剛上人之故人，亟思晤對，且請以其二姬來，別授破苗之術。吾聞明參謀蜀之迂士。其二姬，皆苗女之英，凡為國家立大功，誠不與鄉黨爭細行，無論君與吾皆典兵，不以楚材晉用而分畛域，即明參謀受命行間，亦無得議其盡室以行，竊妻而逃者也。又二姬亦嘗為剛上人弟子，非有唐突，且熟商焉即示行止。

誦畢，聞者咄咄。樂般曰：「一兄果有此方外交乎？則二姬之瓣香，亦易聞而知也。」化醇曰：「在我者固自知之，女子從師，未聞有命。」乃呼採兒魔姪出，並叩之。採兒曰：「昔十歲時玩月，見一僧冉冉從月中下跌坐前除，雲自峨嵋山來者，欲度為女徒。吾驚呼父母持挺出擊乃走去。豈即此剛上人耶？」魔姪曰：「吾在噩王帳中洗盥畢對鏡，忽見鏡中有衲子微笑，回視則已無有。就鏡問之，答雲岡刀和尚，囁嚅不已。適噩王至，衲影遂亡，明日復見，語予云：『前身是我發徒，今化形相招，當呼師父也。』吾唾之影亦滅，夫前生師弟，詎可知之？半鏡顯微真無著處，安得以為口實乎？」甘君曰：「前此播種，今而生梯，剛上人誠與二姬有衣鉢因矣，誓副參之結納，信有諸乎？」化醇曰：「始嘗入峨嵋山中結茅，演先後天圖說，一丐僧半面為虎所創，呻吟於床後，吾飼以飲食，兩月愈，再拜求為弟，吾憐而許之。此僧談入幽玄，稍淪靈腑。問其號，曰智瞽。一日忽不見，剛上人寧即智瞽？」樂般曰：「《尚書注》云：『瞽，剛鐵也。』詎不信然。」甘君遣化醇以二姬往，及中途，值木蘭還營，謂化醇曰：「副參此行，不能救二女徒之厄。吾見甘君後，當進神速兵，但勿惶懼也。」化醇及二姬致謝而去。

木蘭進帳，陳黃苗形勢，甘君曰：「矩兒安在？」答曰：「矩兄弟已入慕杜之室，不欲無功而歸。因杜進士以見蚬苗，蚬悅其小而善戰，欲以女妻之。矩兄弟以未奉將令，稍托詞從容，然蚬夫婦及部下人，均劣為巢之居而足之係，此快婿不可失矣。杜進士策雲，機不可失，須決之於主人，謗恐其興，請裁之於元老。吾故為此行也！」甘君曰：「吾兒得婦，萑蠻之敗，自在吾掌握中。」遣常越以意達斛斯侯，將出帳，仍返報曰：「藥王子隨一老道士至。呼使君出遊。」越自赴大營。甘君肅衣冠出，獮兒呼曰：「主帥可識此老師否？」甘君視之，鶴鬢梳於絳霄，鳩筇濯於蒼水，咳唾如聞虎嘯，容儀乃見虬姿，庶幾王者規模，迥異道流骨相。執甘君手而言曰：「前事非幻，後來勿疑，君識我，我始識人矣。不然，昧昧以思，皇皇何益？」甘君答曰：「鼎非無一隙之明也，為至明者所障，遂無能明，顧醫生于目，亦藉金篦刮之而已。老師其夢中之人耶？抑眼中之神耶？」老道士曰：「在使君為意中，在斛斯為夢中耳？」甘君頓悟，乃跪拜謝曰：「塚中見援，未言今晤，老師之降，喜心散而不能收，殆為鼎之於國家也，又殆為真人之於鼎也。」迎入坐，復拜。老道士答拜曰：「此行實非所期，塚中先師之命曰：『銷兵以泉，洗兵以火，晉氏以炎失德，眾火沸之。爾引之於先，若鮮卑羯與氏羌之屬，皆助薪而投炭者，用爾餘烈，洗今之兵，此其運會矣。』故吾行北天，入地下，浮中海，轉南極出地，還細亞細之壤，至交址，適小徒李長腳來謁，言使君近日星躔不吉，主名挫而身危，乞吾過訪，道濟王師，吾不拂其請。至衡嶽前，斛斯貴之魂，為故隸所牽，將還酒星之次，吾以斛斯與使君協恭，不當死，爰叱退酒隸，而引其生魂還營。即俾斛斯自告使君也。徒孫樂世治，將救司馬季孫於紅苗中，因但能自變，而不能窮羅鬼之變，迄無成功。吾令之還，待晤使君，別有所授。幻物壞性，雖小徒李長腳在，亦無能制羅鬼耳，況徒孫哉！」甘君問曰：「老師入地，胡復行海中？」曰：「凡上於天，下於地，俱是水，如雞卵焉。空處盡白，實處盡黃也。吾所行中海，乃四海之宗，所以生中央土者。」幕中諸士，皆人為禮。知古曰：「辰昏鏡復吟，疑吾友真人欲來，初不料尊師辱臨，弟子可云罔覺？」樂般曰：「小兒於老師，如耳之拱鼻，宗傳中祖孫之義也。」燭生曰：「小鳥不知泰華之峻，細魚莫測江河之深。桑梓何人，而瞻古霸王之氣宇？且挹真神物之光華。令我神契元都，而象空濁世。」老道士曰：「瑪生誠異散人，二士亦超餘子，此間有符氏之毛後，美而善戰者，聞其轉生謝家，今生證妙果矣。何不見吾？」甘君曰：「謝娘方待明化醇，往斛斯營耳？此女前生竟不凡耶？」老道士曰：「試取瑪生之鏡，待吾淬之。」

知古跪獻其匣，老道士向空叩齒作梵語，一叟翩然而下，揖求所役。老道士頤指匣中物，叟掀髯曰：「如教。但當喚吾妻出，吾磨鏡以剛不以柔，慮有折損，陰人亦自藏用，幸吾吞之而來。」眾駭視，叟猶作哽噎態，砧然有聲，吐一紅杏，如丸轉地。叟厲聲喝之漸定，長大為娟秀女，向上客斂衽。老道士曰：「曾擊瓶貯水來耶？」女曰：「渾忘卻矣。且奈何？」叟曰：「且奈何？」女笑曰：「老僮殊蠢，水在內池。不在外海也。」僮僕自尋濡□問，得蓄水器如桃子大，滴之則涓涓不絕。開匣出鏡，以纖手濯水，不持磨物，而十指作搓銅響，興殊未已。叟驅之下，捋其髯有涎如珠著鏡，即銀母也，亦以手淬，歌曰：

美人鏡如寶，仙人鏡如草。雌雄兩鏡不相惱，非雌非雄那能保？愛鏡主人卯金刀，聖磨不磷心忉忉。要與萬靈洗疵類，孰雲磨鏡無賢豪？兩手化龍與雲臺，雲去月來水母逃。夫妻磨鏡主人罵，傭奴誓不還仙曹。

叟歌未畢，女坐地和之，鏡忽作裂聲，視之有痕如割。叟大驚。女曰：「必有聞歌而竊視，以其私穢觸鏡者，爾時之鏡如嬰兒得悸疾，少觸即死也。」甘君察之，乃汕妮失檢點，慶喜以妮犯鏡神戒，命之跪而謝過。女曰：「穢之觸以其婦，腥之解即以其姑，告於甘君，須噩王夫人刺臂水滴之，雖裂亦無縫矣。」慶喜有難色，老道士曰：「菩薩前身不惜九九之命，乃不能以一縷血相舍耶？」喜竟伸其臂引刀刺之，水滴而鏡痕合。老道士喜曰：「三千大千之心廓焉，十里五里之霧開矣。」咒云：

兩大合鏡，五行凝精。氣陽鏡易死，血陰鏡易生。陰陽遇賊晦，陰陽遇配明。新鏡已明，古道將成。磨鏡之人，一雙入吾罍。袖出一小罍置於中庭，叟先跳入，女繼之。老道士喝云：「去、去！」罍自飛入天末而滅。獮兒請曰：「瑪師之鏡生矣。老師曷以拯正參之死？」甘君問曰：「汝何方遇正參而知其危急？」獮兒曰：「羅鬼中，男裸匿女，女裸致男，女裸共八寨，每寨置五十人，吾蹤跡正參不得，曾以四更後伏地戶聽人言，至第五寨有漢人哦詩，哦畢復歎，則涕泣有聲。吾聞其蜀音，以為必正參也。乃鑽地戶出窺之，正參為女裸所制，錮斗室中，見吾而泣告曰：『始我夜坐，作書紀夢，步月中庭，坐一山石，無故石載我平地飛起，在石上惟恐墜死，凡一日始入此間，石忽變為女裸，以刀脅降，我誓死不辱漢，彼又招其伴十人導我淫，夫我守甘使君之節，懼如明副參之，不敢淫也。故吟詠悲泣，不謂小冠軍使聞之，既見我，何以出於火坑？』斯時吾變為蛇，令正參騎之出斗室，見一綠發怪裸體而來，其私處有二物，吾術為所破，此怪仍劫正參去。吾斂際時，老師示形，遂從之以還耳。」老道士曰：「世治汝來前，夫變化萬端。其所以變者一元也，汝能變禽獸矣，而不知萬禽皆一鳳之毛，萬獸皆一麟之角。汝能變鱗介矣，而不知一龍藏群鱗，一龜藏群介。汝能變螺蟲矣，而不知十萬八千之蟲，由於一蟻螻，得其一，則不變而可以括萬變之囊。」樂般聞斯論也，心追手摹曰：「斯乃變易之易，原於不易之易乎？」甘君亦歎曰：「旨哉！」獮兒問曰：「小弟子方變蛇行，而陰陽之怪乘之，術遂解，何歟？」老道士曰：「怪即女裸也，以汝能變，轉以變克汝。究之，汝不知其一，女裸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。此正不能敵邪。而邪亦不足以勝正耳。」獮兒跪而請曰：「所以破女裸而歸正參者，惟老師教之。」老道士出一素紙，問獮兒曰：「汝見其篆乎？」答曰：「無所見。」即噓氣顯一神人，張巨口出一手五指，取獮兒吞之。良久，仍吐出，神人不見。復取紙命獮兒審視，答曰：「見其篆細於□蟬，得五千字。」老道士罵曰：「愚小兒，若何有如許字？」獮兒再視，仍素紙焉，點頭曰：「無半字。」老道士曰：「可矣。汝去吟，江上，縛綠發怪，仍負司馬季孫歸，晦鏡之賊亦得也。」獮兒拜謝去。

沙明進帳云：「來黔撫軍者為區布政，使人齎書至。問苗中事。」甘君閱之云：

星在粵西，聞足下平□罕之叛苗，援隴西之知己誓持檄擊項青佩，執鞭遂有白蠻。分兵而解李郭之圍，列陣而懸皓眊之首。當日知公有我，不圖遂至於斯。後來許國何人，亦恐難為其繼。徒以功高之累，偵且退飛誓不曾意滿而虧，雷終出奮。星也宣粵無狀，忽膺節，之加誓撫黔有憂，竊藉風雲可接。側聞苗民逆命，尚有其三誓常謂漢將封侯，當居第一。思其前績，址是遠謨，真人猶在行間，我亦不應有疾。天女更來海國，君其何患無成？

甘君得書喜曰：「區公來撫於黔，為此州稱慶，惟稍隔戎行，無由覲面耳。」因以詩答區撫軍，遣其使致之云：

人隨地氣北而南，豈謂天功我敢貪。
楊僕頭銜新粵嶠，桓公手植故江潭。
疲於兵事不堪七，宥以國恩何止三？
多愧知交相問訊，心如再熟有春蠶。
因憐後福必先災，不遣星文圻上台。
天女弓衣防寇至，真人藥裹作醫來。
焉知嶺表豐碑立，已兆黔中大府開。
君自遷喬吾入谷，修翎相習莫相猜。
此間氣□總難消，乾羽空傳格有苗。
蟻賊頻窺惟恃險，鵝軍驟勝不知驕。
陳師稍看魚龍戲，樹幟多逢草木妖。
至竟勛名誰藉手，漢家終倚霍嫖姚。

使者自去，木蘭曰：「區公之書，尚不知吾已在營中也。雖然吾雖在，於事何益？途中見兩女徒赴大營，想早晚危矣，當煉玄武神救之。」老道士曰：「玄武神所領元緒子弟，蹣跚不利於行，若剛上人化金剛禪為七十二鑽，則皆死矣。不能挫其毫末，且將以妒能戕賊之說，蠱惑糾斯，曲反在我也。」木蘭曰：「投鼠而器不壞，揮斤而鼻不傷，非老師而孰能之？」甘君曰：「斛斯侯以書來，遂有賺副參而攝二姬之事，吾尚疑焉。」木蘭曰：「剛上人嘗受術於堦啞喩，以淫其女弟子，為堦所呵逐，此事點金道人言之，吾早在營，必諫阻副參夫婦之行矣。」老道士曰：「聞之吾師云：『人有所嗜，必有所制。』吾師鏘一世之兵，吾獨不能鏘一人之兵乎？」召木蘭至前，授一小盒曰：「以付大女徒謝娘。」木蘭拜而行，隱身入斛斯帳，見侯方與明化醇奕，化醇曰：「侯得不毛之地，壞卻萬里長城矣。」斛斯侯曰：「雖然美目之盼，君失其四也。」左右進曰：「此局殊可不完。上人方與二姬談禪，請相詣。」侯與化醇攜手入，見剛上人跌坐禪榻，塚兒魔姪皆侍。侯與化醇列坐其側，上人問曰：「汝等心上有蟻蟲二，孰與捫之而與我食之？」侯答曰：「蟲求食於心者，我將使我心食之。」化醇答曰：「捫之在師，食之在畜。」塚兒曰：「我自捫之，是僧是蟲。」魔姪曰：「師自求食而不能捫之，蟲得以食師之心矣。」上人又問曰：「兩蟲不育，請大眾承其祧。」塚兒曰：「還叩僧心賊心，何為不與蟲延一脈？」化醇曰：「兩蟲皆牡，待吾心死，嫁與牡者育之。」魔姪曰：「兩蟲皆牝，請大師為之嚼糞，何謂無嗣？」侯曰：「蟲一牝一牡而不肯交，乞和尚說法。」上人喝曰：「是心皆愚，是蟲皆智。智能食愚，蟲能食心。食蟲之智，其鐵師乎？」眾問曰：「鐵師何形？」答曰：「禿頂而圓身。」問：「何色？」答曰：「紫氣而研光。」問：「何解脫？」答曰：「豎生而橫死。」侯曰：「老子猶龍，仲子若虬，鐵師之號，獨上人當之矣。」剛上人大笑，下坐復談軍中事。化醇曰：「昔時山中所發，元著超超，今此之雲，殊出次乘。」上人曰：「貶道從軍，玄之不能也。況又玄乎？」侯請曰：「黑苗以瘴癘為禍，幾喪我全軍，上人何以教之？行天討而伸士氣也。」上人曰：「凡現神通者，多不自名，傳之其人，如心之使發。今之夜，祇以明故人夫婦，授小符□，擒戮黑苗，如治蟻蝨耳。」

侯從之，為設法壇，戒軍士謹嚴，勿擅入視。初更，化醇與二姬，沐浴立壇下聽指示。上人登壇布罡而咒，忽現樓閣如仙舍，置化醇於閣下，而二姬各居一樓。木蘭徑入塚兒樓中，附耳語曰：「吾汝師也，汝將有厄，速以手來接吾盒。剛上人來犯，即開盒自有策應。」塚兒大驚，摸索接其盒。木蘭自隱身出，坐帳外伺之。是時化醇殊悶，聞上人喚，漫應之而不得其出戶。魔姪聞呼下樓，則剛上人已將乘塚兒矣。塚兒聞有氣息如麝，有足音如鳧，潛開盒，覺一物飛出，如攫嬰兒去者，樓閣俱不見，夫婦仍在壇下。天明不見剛上人，眾卒旁搜之，則在老兵臥所，持其斷其而呻，殆為盒中物所割者。斛斯聞而大駭，以問化醇，對曰：「其幻樓閣也，將甘心於謝氏婢也。彼不受污者，神人以盒授之，而得此，異哉所聞也。侯考剛上人平日行，則苗男女切近者，俱無完體焉。」遣人逐之曰：「上人年且老，不足以當閹奴，心不淨者，身已淨矣。盍去之名山，與鐵師同化？」剛上人揮涕言曰：「劉元海以雀兒殘我，我頭未斷，當碎軀以復此仇也。」言訖，攜窮褲走入壁中。斛斯謂化醇曰：「宰割禿斯者，即生我之劉王也。竟安在哉！」

木蘭入見侯，告以老道士所授術。侯向空頂禮老道士，謂木蘭曰：「前者甘君遭常越來，以員小將婚姻酌可否，吾問之剛和尚，彼以為必不可行。反彼之見，必可行矣。其與甘君計，密示小將，觀釁而動，黃苗女不妨篤伉儷也。」謝化醇及二姬，令與木蘭返，且曰：「寄語甘君，無忘鄔鬱歸告之言。破紅苗救張許耳。」遂辭去。木蘭謂化醇曰：「副參自以矩兒弟婚事歸報甘君，吾自赴張許營相助，不待將令，多輾轉矣。」木蘭去。化醇以二姬歸，見甘君，將叩謝老道士。甘君感然曰：「昨夜，吾夢老師來別云：剛上人已入南蠻，獻讒於故滇王莊廷，以鬼兵下戈船，入吟，江助紅苗，其勢將不可敵，吾往迎戰，所謂出其不意也。遂別去。且而失老師所在，副參夫婦，將於何申謝乎？」化醇又以木蘭赴張許營，並斛斯侯許婚之說告。甘君使常越沙明，仍赴黃苗中，告杜進士以矩兒就婚意。越明出，旋各牽一人至，曰是男女孛二人，自投大營，云為樂王子所擒，赴營請死者。越明自赴黃苗，甘君曰：「正參猶未救還耶？請知古鏡之。」知古曰：「負而飛行，為剛上人所指，仍縛去正參。樂王子徒步歸耳。」甘君曰：「老師夢中言，剛上人已至南蠻，安得又在途中，截奪正參也？」知古曰：「夫有隱身術者，必能顯神誓有指地術者，必能分體。是一是二，亦萬亦千。為幻想，非真源也。彼遭闖而不死，乃分其身為二體矣。老師之夢，與吾之鏡，率由幻得真，無庸疑慮。」甘君歎曰：「吾乃知邪正之極處，俱不易窮。」且訊二孛，命牽入。男孛名者狻，女孛名矣狸。詰之曰：「汝狻以何邪法，攝司馬正參謀？」矣狸曰：「某變為石臥庭中，彼坐吾背，即負而起也。彼見為石，吾自入耳。先汝國中小將竊彼以逃，某變綠發鬼以陰示之，乃奪汝參謀返。昨者小將又至，某將弄法，小將吐一手攫某，即引藤蔓自縛焉。同者狻投汝營也。」甘君詰曰：「污吾瑪大師神鏡，亦即汝邪耶？」者狻曰：「是夜，與矣狸偕萑蠻數人，入汝營中。見一舍光明，將竊取寶物。入之，惟見鏡旁一人臥，呼氣魔其人，取鏡自照，忽下體奇癢。就鏡前搔之，鏡全晦，遂棄之走。汝家小將，即擒矣狸，某亦露下體厭之，小將吐一絲幔障吾目，亦不覺自縛也。」甘君詰曰：「此兩孛皆具陰陽乎？」遣卒士驗之而信。甘君曰：「汝狻尚能變庭石耶，變綠發鬼耶？」二孛言曰：「試同變之。」由是其縛自解，各就地轉為兩石白。又風起，變兩鬼為赤白髮，隨地復現男女身。甘君曰：「是怪孛，不宜請命於斛斯侯。彼中無道術人戮之也。」知古曰：「恐刀劍猝不能傷也，以吾鏡誅之而可。」取鏡叩背，咒初遍。二孛狂叫，其身若塵埃□去。

忽獼兒入，撫掌曰：「快哉鏡乎？惜不持照剛和尚，使彼奪正參以歸。」甘君曰：「老師又隱去，正參何日生還耶。」獼兒曰：「剛上人將以獲正參功，自媒於噩青氣，令彼兩人有魚水之雅，以剛惡濟猥凶，我軍中直無勝策，請與瑪師偕，吾自得變化行反間耳。」甘君乞知古攜鏡與之行，至吟，江邊，知古覓漁艇匿其跡，獼兒變男孛入寨中，聞群孛語曰：「前夜劫張許營者，為一女將擒去十三人，今早遁歸矣。大王徵求師相，有剛上人擒獲漢參軍，願居左右，大王悅，命宮中張宴，以客饌，不以僧齋，亦寨中新氣象也。」獼兒雜諸小孛入內，侍酒筵。傳剛上人至，噩降階迎入，坐論軍務，歡若平生。噩曰：「張許營中，時為我兵

掠，昨被擒多人，雖以術逃歸，然亦挫折矣。聞其用女將也，上人其前知乎？」剛答曰：「即漢廷所封天女，東海龍女鄺仲離也。在師中名木蘭。」噩曰：「然則吾亦知之，是嘗伏谷中以地雷敗我師者，上人無能為役歟？」剛切齒曰：「彼之於吾，仇不可解，誠假大王之威，雪一劫之辱，吾安得便好休也？」噩曰：「何仇何辱，吾不足以知之。」剛蹙容曰：「本體之不全，靈根之已擣，在周為巷伯，在漢為史公，能不悲乎？行自愧矣。」噩笑而憐之曰：「願陳洗腆之情，為上人澆塊壘也。」遂入宴燔炙，俱過常珍，羹湯亦嘗異味。剛饜餖既多，莊嚴漸失。既而歌惟雜劇，興甚藏鉤。噩遣猓童之伎，跪進一卮。剛還引滿，為大王壽。噩飲先醉，詞益多，舉巨卮屬剛盡之。剛亦醉。噩曰：「上人所擒司馬季孫，吾勿殺也，須遣說米鼎，易還吾故夫人。」剛曰：「大王夫人之美譽，布於幽明，而不獲奉大王以終身，洵有情而無望者也。吾請以小術攝之歸，俾吾王大快於心耳。」噩大喜，復拍案叫曰：「吾將以猓童數人，為上人薦寢，試觀羅什之吞針。惜乎此道淪亡，媻將何及矣。」剛曰：「吾已有不壞之身，斷無常虧之性，呼吸而還具體，摩挲亦返元神也。始雖自有而無，終亦以損為益。」噩自捋其須，神色稍動曰：「明當封拜上人，為吾夫婦一合其鏡。」剛曰：「易易，惟索還宮酒食耳。」大噓而罷飲。

是夕，猓兒變剛上人之形，入噩室中，調其所幸之苗婢。婢卻之，又入噩寢室，見噩方醉而不能動，兩苗妃為之按摩。猓兒故作□聲。噩朦朧見之，笑曰：「上人來窺形色，得毋顧影自憐耶？」兩苗妃皆赧赧。猓兒答曰：「吾醉後神遊，偶來王宮，非食指動也。」忽不見。其明日苗婢以訴，噩曰：「始窺我，乃無害。吾以為仙佛出神，試凡目者。乃狎侮群婢，則道心蕩矣。宜為人所宮哉。」嗣後不復封拜，亦罕與談兵。猓兒伺季孫，乃閉置於剛之右舍，不食已三日矣。一小猓跪進其餐，泣且稽首，猓兒謂之曰：「彼漢囚也，即餓死，於我輩何傷乎？而作此態。」小猓曰：「大王有命，不殺漢囚。其餓死，則殺進食者。」猓兒曰：「若然，大王何不歸漢？」小猓曰：「聞吾父兄曰，大王嘗為漢小將所窘，在沙磧中倚馬賭射，小將避腹貫臂，拔矢裹襟，存大王之命，故終身以不殺漢囚報之。吾亦笑其愚也，如子云云，何不歸漢？」猓兒見季孫瞑目不語，呼曰：「非人不能救爾，爾不能受人救也。」季孫張目視之，叱曰：「猓奴乃敢誑漢參謀也哉！」猓兒笑曰：「參謀參謀，再囚再囚，有人負汝再矣。而皆為人所奪，以人而反不如石乎？」

季孫聞其言異，知猓兒善變，乃為隱語曰：「君知者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又問：「申根何往乎？」曰：「在。」季孫乃少進飲食，小猓去，猓兒曰：「以明鏡來，根也不足懼矣。」遂出至漁艇，告知古以所為，且事在旦夕。知古曰：「吾於道術之事，有體無用，衝舉隱形，皆未之傳也。何以贈之，而事斯語。」猓兒曰：「君載寶至重，吾不能提挈之，請變君之面目為老猓，作橐駝狀以負爾鏡，何如？」知古曰：「異哉，我不能自變，而人變我，又何尤乎？」猓兒張口吐一手，揉知古面目，上下摩其身，儼老猓焉。相率入寨，更鼓動矣。聞剛上人呼其侍者云：「今夕風不吉，宜防賊來。」侍者曰：「我輩乃賊也，尚有賊中之賊耶？」知古掩笑。二更後，猓兒潛來季孫室，小語云：「起起，吾不能復負汝，試抱此竹夾膝行。」季孫抱之，入懷者固一鱗物也。穿戶出走，作風雷聲，猓兒為前導。剛上人大驚，掣錫杖投之，變為五大星如連珠，絡其身登天際。知古叩鏡背咒不已，珠落地而剛亦無跡，猓兒自以季孫還營中，噩帳下群猓無敢出門者。知古始得從容負鏡出寨，呼司馬季孫者三，道旁一人出曰：「季孫已歸，瑪大師盍於此小住？」知古曰：「何似常越語。」遂從之行。歷裡許，乃入一草庵，挑燈對照時，知古及其人相視而各駭。知古問曰：「汝漢人耶，吾在漢營中實未見汝？」其人曰：「君猓夷耶，吾在猓寨中，亦從未識君。」知古頓覺其變形，初未復本相，叩其人姓名，答云：「真無欲。嘗與司馬正參交，聞其脫於險阻，此地來相迎耳。不謂值吾子。」問知古姓名。知古暗思：「彼呼我為瑪大師，誠知之矣。因面目非而復詰，何勿給之？」答云：「者珂。以噩王命侍剛上人，今聞其追季孫，因而助之呼也，子可識剛上人乎？」其人視知古背，問所負何物。答云：「此瑪知古之鏡也。」其人曰：「知古安在？吾見此鏡，以為子即知古矣，何者珂之雲？」答曰：「二更後，知古敲鏡於中庭，吾自其後而擊之，鏡乃歸我，知古想亦歸漢營耳。」其人忽厲聲曰：「汝老猓得此無用，送我何如？」知古不肯。其人指戶內數人出，喝曰：「汝輩何不奪取此寶？」數人皆諾。知古曰：「我即不畏汝，亦當贈汝，但須假吾攬鏡自照，庶不虛此一生。照畢，以付汝，又何如？」其人曰：「若爾爾，吾不於汝乎斬也。速自鏡。」知古開視之，其人即剛上人，所變形數人，則山中斷樹枝也。方駭問，其人攘臂來奪。知古度不能支，投鏡大罵。其人曰：「汝非瑪知古，何得發訕？」忽又一人進草庵云：「鏡不必奪，我亦聞公等之言矣。瑪知古失鏡而大慟，將自死以索剛上人之命，我因代之訪鏡，既公等以此爭競，盍以付我？轉還知古哉。」其人大怒，徑揮毒手擊之。此一人倒地，拾鏡出門去。其人引數人追之。

天既明，草庵如洗，乃在空塚中。知古匍匐出，見木蘭忻然攜鏡至，曰：「幸哉斯鏡，出君之背，入吾之手也。語以剛上人與吾門法物，已擊走之。」又笑曰：「瑪師不解吾言，真老猓矣。」

東日才上，木蘭吸氣數十口，對知古噴之，噀而復其本相。始受鏡而謝曰：「天女何自來援也？」木蘭曰：「吾為兩都督擒男猓十三人，盡被逃去，因以百人劫紅苗營，求司馬正參蹤跡，適已為樂王子護歸，知瑪師同行而不見，冥搜至此，不期得護神鏡也。張許亦望吾師至其軍，請以鏡護可乎？」知古曰：「吾之鏡，那如天女之盒。盒中物，能使剛為不完人替鏡中光，不能使剛為無住客。盒常在天女手中，則鏡常在吾背上矣。」木蘭曰：「盒中靈雀即鏡中神龍，吾之養雀，即師之豢龍也，忍相離乎？」知古與木蘭往張許營，張大都督迎出曰：「瑪師天女之來，所以助懷亮者至矣。」針砭兩師，亦從吟，江浮出，以待濟艱，遂偕入。許大都督曰：「始得天女協力，已免傷殘，偕以瑪師，噩苗可盡也？」針砭二師謂知古曰：「鏡破則道壞，鏡完則道圓，明心見性，省無數修土工夫，亦不煩真伽激勸，劉老師之傳衣傳鉢，視吾徒夙種根也。我二人遭堦啞喻震雷之劫，體變鱗介，尋交址道院，得滅火真人，稍求解脫。真人云：『耳目手足之疾，不宜急求醫人，抱疾而安之，則終自治。』我二人沉於弱水，養體有時，值劉老師過斯，投羽扇而不溺，知其下有疾痛之徒，出舌幻兩針，各治其患處。我二人始脫於鱗介，化為雲霞之軀，轉以瘡疾進妙明境，遂入吟，江至此，以待堦啞喻矣。」木蘭曰：「吟，江不能載一羽，即弱水之支流，吾嘗閱《海藏經》得之。堦以借臂遁去，復入色界，非還自滅耶？」二師曰：「堦與其徒智瞽，皆由滅得生，亦其隨化之理。」兩大都督曰：「眾善會歸，奚敢作孽，紅苗誠蜾蠃，不足彈一仙指。甘君與吾軍同患者，當以此告之。」知古曰：「吾鏡先嘯而後吟，甘君或有所侵害，而藉二師救，亦神人相遇之佔地。」言未既，桑從事至，云：「樂王子以司馬季孫歸，甘君喜可知矣。」中夜賦詩共賀。既寢，夢老師返，授一鐵丸吞之，云：「吞此則胸中長甲兵，鎮虛□之魔鬼。甘君覺而腹痛，丸塞其胸，捫之可畏，吾試展徹土作稼之文觀之。其字曰：

三口吐金煉一爐，水經注之爐無金，金水蕩滌之，金口兩絕。

其機甚奧，吾意瑪師之鏡，有金水之義，急而相詣，得非是歟。」知古嘿然，針師曰：「吾往視甘君。」即偕從事去，入帳中，甘君氣縷將絕，小語針師曰：「夢中之鐵，適從何來，吾師點金，恐無此速化。」針師曰：「吾所點者頑金，所成者神鐵。君所夢吞之鐵，乃美□而妖者也。夫妖生於夢，而慧結於因，吾知之矣。」吐金彈咒之，大如鏡，照見甘君胸中之鐵，乃是一鬼臂耳。問甘君曰：「剖腹而出之乎，不然，沃癸水，亦可潛消也。」甘君喟然曰：「元老則有比乾，小臣非無金藏，吾何求哉！得死亦樂矣。」樂般及化醇，皆泣告針師曰：「剖之事猛，請從其消焉者。」針師曰：「昔在師中，阿修羅之少主，尚居噩帳，今歸漢矣。取諸其懷，非少主而奚屬？」化醇曰：「若是其取也，其主人實病。」般曰：「禮，闔內外言不出入，況彼其未亡人乎？」燭生曰：「臂血之勿吝，即公忠可知矣。願因副參之二姬以請，則免於褻也。」化醇以告採兒等，就慶喜室中□之。喜曰：「未來之前，已煉其液，出一蠟丸，雲送呈針師，此金丹不求報禮矣。」採兒因副參獻其丸，眾未之信，獨針師贊歎曰：「彼亦換姪女之骨矣，去道夫何遠哉。」復揖眾而言曰：「蠟丸之投，震驚不少，幸無少見多怪，以待盈虧之自然。」眾皆曰：「使君柱礎之身，一寄於不龜手之後技，敢或駭諸！」乃熔蠟丸，傅甘君之足底，一時而腹中鐵鳴。甘君瞠目，謂針師曰：「不忍於一剖，此時腹中物，跋扈何如？」即瞑目逝。季孫不勝悲愴，謂同幕曰：「即有七日之復，已無一息之存，想來岑之被刺，巡遠之遭屠，其慘毒有如此矣！夫前夜使君賀我，又寧知今夕我唁使君，天留此人，世可無我。何其道盡於鐵腸，悲深於銅淚，而騰槽之馬，嘶憶將軍暫在幕之鳥，啼為弔客。雖不至西州重過，東閣再窺，然俯仰生平，亦可見師未捷而身先死者。古今同此其感也。」

其次日，斛斯侯使人來訊：「甘君疾革，曾有未了之事欲留之言否？」獷兒對曰：「未了者須自了之，欲留者不能留也。主兵無恙，乞侯秘之。」使人出，常越沙明以矩兒就婚黃苗，歸而報命。聞甘君不起，躡而入，針師叱曰：「東海漁人，毋得誤搶地，撓使君煉鐵之功。」越明曰：「嘗見使君病矣，婁萬赤所遣赤蜈蚣，繞頸三匝而氣未絕，今其尚可活耶。」

筆塚啾啾若有憑，每於索隱得禪燈。
休疑運去庭逢響，會見神來海化鵬。
喜懼相忘人亦廢，陰陽不戰帝何能？
鬼才自欲窮蚊睫，洞徹閻浮最下層。

匡山氏註曰：

禪有宗焉，井中之奇書。禪有性焉，碑下之怪物。蚩尤之銅頭，禪之杖警織女之錦緞，禪之燈也。伯則難言之矣，必常倚床而相不迷，勿懸鏡而州常矚，飲流霞之酒而不名為星，償語錄之債而無志為師，斯足以當之。蓋禪以言乎傳，伯以言乎長，是主眾妙之門，立中流之柱者，而何以變耶？禪伯之不變，所以定禪警禪伯之變，所以參禪。則將大者變為龍象乎？細者變為7螟乎？在人則變為秋風客乎？春夢婆乎？仁心之童子乎？病腳之書生乎？此之不變而為闍奴，伯之自為奴，與奴之囿於伯，變則化矣，吾烏乎測之？

闍奴之賢者，若詩之孟子，傳之勃口，不害其為禪伯也。否則宦官之禍，甚於宮妾。漢唐之代，敢與正士為仇仇者奴也。後世有叱之為狗者，則奴之不若矣。伯也之變，胡為乎來哉？

闍有通於禪者，性火毒龍，制伏不易，根株既斬，龍火雲亡，邪穢莫侵，真精不沸，斯變之以其道也。

闍有背於禪者，二氣分形，長男維震，敢為殘害，以嫌無陽。雷雨空林，鉛汞皆廢，非變而入於魔乎？

以禪伯之貌，藏闍奴之心，今日媚世之導師是已。故名禪不入於陰柔。

同闍奴之身，求禪伯之理，今日誦經之痿者是已。故天闍反多其躁妄。

闍奴之冥心者，固將進之於禪，聖之矜不成人也。禪伯之多欲者，不妨受之以闍，天之養不才子也。奴三變，不至於伯。伯一變，竟至於奴。於是知如登如崩之難易。